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2.05.006

要素价格扭曲、内需增长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

安岗,张康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沈阳110169)

摘要:企业出口不仅取决于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而且受到国内市场环境的影响。要素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会对出口企业产生不利影响,进而有损其出口竞争力。然而,现有文献较少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尤其缺乏相关经验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扭曲税”的理论框架分析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认为:要素价格扭曲会阻碍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削弱更替竞争的效率提升效应,使得大量低效率企业不能进行市场出清,同时还会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进而不利于企业通过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来提升出口竞争力。同时,国内需求增长产生的本地市场效应、需求引致创新效应、经济集聚效应等不仅能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还会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影响。采用中国1999—2007年工业企业以及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的要素价格扭曲(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程度与其出口竞争力显著负相关,同时,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与企业的市场退出和技术创新概率也显著负相关,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会显著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中存在阻碍低效率企业市场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内需增长对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正向影响,且能显著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作用;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表现为资本价格扭曲对融资约束较低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相比私营企业),而劳动价格扭曲对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相比国有企业),要素价格扭曲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影响更为显著;此外,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比资本价格扭曲更大。

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拓展和深化了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以及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从内需增长的角度为深入认识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也为要素价格扭曲的企业出口竞争力抑制效应及其微观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各地应持续深化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切实缓解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并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

关键词:出口竞争力;要素市场扭曲;资本价格扭曲;劳动价格扭曲;市场退出;扩大内需

中图分类号:F123.9;F74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22)05-0083-16

* 收稿日期:2022-07-08;修回日期:2022-09-03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8YJA79000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873026)

作者简介:安岗(1970),男,陕西富平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大国经济与贸易研究;Tel:024-83656350, E-mail:gan@mail.neu.edu.cn。张康(1996),男,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 E-mail:2071110@stu.neu.edu.cn。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对外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和加快,中国的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尤其是出口贸易规模增长迅速。从2017年以来,中国已经连续五年保持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然而,中国大部分制造业仍处在国际分工中的中低端,大而不强等问题依然突出,仅靠简单的低水平的规模扩张并不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必须不断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国际竞争力,才能有效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才能成为高水平的“世界工厂”。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出口贸易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企业的出口升级为基础,加快推动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成为关键。在影响企业出口竞争力的众多因素中,资源配置效率不容忽视,尤其是要素价格扭曲等导致的资源错配会严重阻碍企业的生产率提升和贸易利益增长(罗德明等,2012;钱学锋等,2016)^[1-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了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的方向及重点改革任务,并就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促进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等作出了部署。在此背景下,深入研究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及其机制,有利于深刻认识国内市场环境对企业出口提质增效的影响,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

已有文献对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宋大强等,2020)^[3],其中与本文研究紧密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要素价格扭曲会对以生产效率为基础的市场选择机制产生影响,表现为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越高,低生产效率企业的退出概率越低(王磊等,2018;李俊青等,2020;邹涛和等,2021)^[4-6],这会显著弱化更替竞争效应以及学习效应等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二是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价格扭曲的存在使得现行价格无法反映真实的要素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而要素价格低估会降低企业创新研发的动力(Jones,2011;周京奎等,2021)^[7-8];要素市场扭曲会强化企业依靠技术引进的路径依赖,导致自主创新能力强长期得不到加强(戴魁早等,2016)^[9];同时,地方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及其带来的要素市场扭曲长期来看也会抑制地区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张杰等,2011;王文波等,2021)^[10-11]。三是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的影响。要素价格扭曲不但可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还会降低企业的出口门槛,进而短期内可以促进企业出口规模增长(张杰等,2011;施炳展等,2012;祝树金等,2017)^{[10][12-13]}。但从长期来看,要素价格扭曲虽然可以促进出口规模增长,却也会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比如削弱出口贸易对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并阻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高(Clerides et al,1998;Melitz,2003;刘竹青等,2017;蒋含明等,2021)^[14-17]。

上述研究大多聚焦于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生产效率或技术创新以及出口规模的影响,较少针对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进行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探讨要素价格扭曲(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同时,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并正在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因而国内市场需求的变化成为影响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内需增长是否会对要素价格扭曲的企业出口竞争力效应产生显著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因此,本文将进一步探究内需增长在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企业出口竞争力中的调节效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分析了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内在关系,从要素扭曲角度扩展了企业出口竞争力影响因素研究;二是验证了要素价格扭曲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阻碍市场退出和抑制技术创新两条传导路径,丰富了要素价格扭曲效应的微观机制研究;三是提出并证实了内需增长在要素价格扭曲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中的负向调节效应,提供了一条通过扩大内需来缓解要素价格扭

曲的负面效应的新思路,进而为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以及推动企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 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数理分析

本文基于 Melitz 和 Ottaviano(2008)提出的异质性厂商垄断竞争局部均衡框架^[18],借鉴王磊和朱帆(2018)的研究思路^[4],定义出口厂商的生产函数如式(1)所示:

$$Y_i = A_i x_i \quad (1)$$

其中, Y 为企业产出, A 为企业生产力水平, x 为企业要素投入。用 w 表示要素价格,则 wx 为企业的要素投入成本。假设 $\tau(\tau > 1)$ 代表企业面临的要素市场“扭曲税”, τ 越大则要素价格扭曲越严重。借鉴 Melitz 和 Ottaviano(2008)的研究^[18],设定偏好连续的消费者效用函数如式(2)所示:

$$U = q_0^c + \alpha \int_{i \in \Omega} q_i^c di - \frac{1}{2} \gamma \int_{i \in \Omega} (q_i^c)^2 di - \frac{1}{2} \eta \left(\int_{i \in \Omega} q_i^c di \right)^2 \quad (2)$$

其中, q_0^c 和 q_i^c 代表个人消费水平, i 为商品品种,需求参数 α 、 η 和 γ 都是正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下对第 i 种商品的需求如式(3)所示:

$$Y_i = \frac{\alpha}{\eta N + \gamma} - \frac{1}{\gamma} p_i + \frac{\eta N}{\eta N + \gamma} \frac{1}{\gamma} \bar{P} \quad (3)$$

其中, N 表示品种总数, \bar{P} 为市场平均价格。定义企业的利润函数如式(4)所示:

$$\pi = p Y_i - \tau w x_i = Y_i \left(p_i - \frac{\tau w}{A_i} \right) \quad (4)$$

根据式(4)及满足市场出清时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下的消费选择,企业的最大化利润可表示为式(5):

$$\max \pi = \frac{1}{4\gamma} \left(\frac{\alpha\gamma}{\eta N + \gamma} + \frac{\eta N}{\eta N + \gamma} \bar{P} - \frac{\tau w}{A_i} \right)^2 \quad (5)$$

由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均衡条件下企业的产出如式(6)所示:

$$Y_i = \frac{1}{2\gamma} \left(\frac{\alpha\gamma}{\eta N + \gamma} + \frac{\eta N}{\eta N + \gamma} \bar{P} - \frac{\tau w}{A_i} \right) \quad (6)$$

其中, $\frac{\tau w}{A} = \frac{\tau w x}{Y} = MC$,表示企业在要素价格扭曲下的边际成本。令利润函数为 0,得到要素价格扭曲

下的边际成本临界值: $MC^* = \frac{\alpha\gamma}{\eta N + \gamma} + \frac{\eta N}{\eta N + \gamma} \bar{P}$ 。而 $\pi = \frac{1}{4\gamma} \left(MC^* - \frac{\tau w}{A} \right)^2$,即当企业的边际成本小于 MC^* 时才能获得非负的利润水平。如果企业的边际成本大于 MC^* ,则被逐出市场。

假设企业生产率 A 与要素价格 w 服从定义在区间 $[A_0, A_1]$ 与 $[0, w_0]$ 上的联合概率密度 $f(A, w)$,若企业退出则其损失为进入成本 s ,若企业生产则获得上文利润函数所表示的期望利润。企业进行生产的临界条件是利润为 0,则可得: $MC^* = \frac{\tau w}{A_i}$,且生产率下界满足 $A = \frac{\tau w}{MC^*} \equiv A_0$ 。因此,市场进入的均衡条件如式(7)所示:

$$V^e = \int_0^{w_0} \int_{\tau w MC^*}^{A_1} \frac{1}{4\gamma} \left(MC^* - \frac{\tau w}{A} \right)^2 f(A, w) dA dw - s = 0 \quad (7)$$

根据式(7)以及隐函数定理,得到临界生产率 A^* 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函数关系如式(8)所示:

$$\frac{dMC^*}{d\tau} = -\frac{\partial V^e/\partial\tau}{\partial V^e/\partial MC^*} > 0 \Rightarrow \frac{dA^*}{d\tau} < 0 \quad (8)$$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两条路径:

一是通过影响出口企业的市场进入和退出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由(8)式可得,要素价格扭曲程度越高,则临界生产率 A^* 越低,该结论与张杰等(2011)、施炳展和冼国明(2012)的研究结果相一致^{[12][19]}。因此,要素价格扭曲虽然可以促进出口规模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正效应;但是企业出口的临界生产率 A^* 降低也会导致低效率企业难以进行市场出清,提高了低生产效率企业退出市场的门槛,同时也降低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进而弱化企业之间的更替竞争效应以及学习效应(Clerides et al, 1998; 李俊青等, 2020)^{[5][14]},最终将产生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效应。

二是通过影响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借鉴王文波和周京奎(2021)的研究^[11],根据式(6),均衡条件下企业的创新产出为: $Y^* = nY = \frac{n}{2\gamma} \left(\frac{\alpha\gamma}{\eta N + \gamma} + \frac{\eta N}{\eta N + \gamma} \bar{P} - \frac{\tau^* w}{A} \right)$ 。其中, n 为企业创新产出占总产出比重。由于创新产品相对于一般产品更容易受到约束和扭曲, $\tau^* = \delta\tau (\delta > 1)$,可以得到企业创新产出与要素价格扭曲之间的函数关系,进而可得 $\frac{dY_i^*}{d\tau^*} < 0$ 。可见,要素价格扭曲会对企业的创新产出产生负向影响,从而抑制出口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出口竞争力的行为(张杰等, 2011; 戴魁早等, 2016)^[9-10]。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要素价格扭曲不利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其中存在阻碍低效率企业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两条传导路径。

2. 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在传统经济学中,除土地外资本和劳动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要素价格扭曲也包括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为此,本文进一步分别探讨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

从资本价格扭曲来看:一方面,资本价格扭曲会阻碍出口企业的市场退出。资本价格扭曲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同的企业获取外部资金的成本存在显著差异,比如在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可以获得大量低成本金融资源,而中小企业更容易受到金融歧视和融资约束。邹涛和李沙沙(2021)研究发现,要素价格扭曲主要通过资本偏向效应、收益扭曲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寻租激励效应等途径阻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有效市场退出^[6]。毛其淋(2013)也认为,要素市场扭曲不仅抑制了企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显著地降低了跨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20]。要素价格扭曲对于出口企业的市场退出也存在同样的影响,地方政府对出口贸易的过度激励以及对出口企业的过度扶持,都可能导致一些生产效率低(竞争力低)的出口企业在低成本融资的支持下难以从市场退出,而生产效率低则意味着出口竞争力低。另一方面,资本价格扭曲会抑制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李永等(2013)认为,要素市场扭曲会通过中间品进口抑制效应、外资流入复合效应、政府控制要素定价权力下的专利引用挤出效应等,显著抑制国际技术溢出,进而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1];陈经纬和蒋能鹏(2020)研究发现,资本要素市场扭曲会通过影响要素密集度、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等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研发人才的有效配置产生干扰或误置,并最终抑制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22]。由于出口企业面对国际市场,要素价格扭曲对其技术创新的消极影响更为显著,而技术进步是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根本。因此,资本价格扭曲会通过阻碍低效率企业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等路径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从劳动价格扭曲来看:一方面,劳动价格扭曲会导致劳动报酬对边际产出产生趋势性偏离,并直接对企业的生产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压低劳动力报酬造成的劳动价格扭曲短期内为企业提供了依靠劳动

力成本优势生存的机会,也使得大量低效率企业可以不进行市场出清。因此,劳动价格扭曲也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市场退出的传导机制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蒲艳萍和顾冉(2019)研究发现,劳动力工资扭曲会通过扭曲收益效应、人力资本效应和消费需求效应等抑制企业创新^[23];周京奎和宋健(2021)分析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不利于企业的研发选择,并且相较于资本价格扭曲,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制约作用更为明显^[8]。可见,劳动价格扭曲同样会通过阻碍低效率企业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等路径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2:资本价格扭曲、劳动价格扭曲均不利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且均存在阻碍低效率企业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两条传导路径。

3. 内需增长的调节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适应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复杂深刻的变化,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加剧的情况下,内需对出口企业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增强,那么,内需的变化对要素价格扭曲的企业出口竞争力抑制效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认为,内需增长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效应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负向影响:

一是本地市场效应。Krugman(1980)认为,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那些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规模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这是因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了企业的出口^[24]。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张使得出口企业能够通过满足内需来盈利,而不是通过要素价格扭曲的寻租收益或者依靠政府信贷干预来留在市场,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

二是需求引致创新效应。Romer 和 Paul(1986)、Lucas(1988)认为,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同企业的其他生产行为一样受利润最大化的驱动,外生的需求冲击会影响企业在研发创新方面的投入和生产要素积累,进而新技术主要是在较大市场规模和利益驱动下产生的^[25-26]。国内需求在规模扩大的同时也会实现结构升级,而国内市场的消费升级会对企业产品质量提出更高要求,进而有效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内需增长也会影响到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并为出口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和条件,进而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

三是经济集聚效应。宣烨(2013)、李宏和董梓梅(2022)认为,市场规模的扩大会促进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集聚,有利于企业生产运营的专业化、集中化和规模化,进而有效降低各环节的交易成本^[27-28]。国内需求增长带来的经济聚集和交易成本降低也为出口企业的出口带来红利,有利于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作用。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3:内需增长会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效应。

4. 企业和地区异质性

由于企业自身的特性差异及其所在地区区位条件和发展水平的不同,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或不同地区的企业,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区别。对此,本文主要进行以下两个方面的探讨:

一是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政策环境、劳动力市场等都可能因其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一方面,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可能受到地方政府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尤其是在资金获取上得到更多的政策优惠,而民营企业则可能会受到更大的融资约

束。金融机构出于安全性的考虑而倾向于将资金借贷给有政府背书的国有企业,在各地积极引进外资的大背景下外资企业也能得到投资优惠政策的支持,因而资本价格扭曲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抑制效应可能比民营企业更为显著。另一方面,对于外资企业来说,进入中国更多的是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创新活动主要在其母国完成,因而会尽量降低劳动力成本,导致其初次分配中的劳动报酬占比相对较低;同样,出于市场竞争、降低成本的考虑,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初次分配的劳动报酬占比也较低。因此,劳动价格扭曲对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抑制效应可能比国有企业更为显著。

二是地区异质性: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都存在显著差异,进而可能导致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尤其是对于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地区,不但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本身不同,而且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也可能显著不同。由于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还存在较大的差别。东部沿海省市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集聚度也较高,包括要素市场在内的市场竞争较为充分;而在一些内陆地区,经济运行中的非市场因素相对较多,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较多,要素市场改革也较为迟滞。因此,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4:对于不产权性质、不同地区的企业,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基准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的实证分析主要进行如下检验:一是要素价格扭曲(包括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是否会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二是要素价格扭曲能否通过阻碍低效率企业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来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生产负向影响,三是内需增长是否会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效应,四是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是否存在企业和地区异质性。

为验证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构建基准计量模型如式(9)所示:

$$ECI_{it} = \alpha_0 + \alpha_1 V_{it} + \alpha_2 X_{it} + \varphi_i + \varphi_c + \varphi_t + \varepsilon_{it} \quad (9)$$

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φ_i 为企业固定效应, φ_c 为行业固定效应, φ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被解释变量(ECI)为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借鉴文东伟等(2009)和赵奇伟等(2016)的做法^[29-30],“出口竞争力”的测度方法如下: $ECI_{ij} = \frac{EX_{ij}/EX_j}{X_{ij}/X_j}$ 。其中 ECI_{ij} 为 j 行业 i 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EX_{ij} 和 X_{ij} 分别为 j 行业 i 企业的出口交货值和生产总值, EX_j 和 X_j 分别为 j 行业的出口交货值和生产总值。

核心解释变量(V_{it})有 3 个,即“要素价格扭曲”(ln $dist$)、“资本价格扭曲”(ln $distK$)和“劳动价格扭曲”(ln $distL$)。具体的计算方法借鉴 Hsieh 和 Klenow(2009)、施炳展和冼国明(2012)的研究^{[12][31]}。首先,设定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 = AK^\alpha L^\beta$,其中, Y 为工业增加值, K 为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L 为全部职工数。然后,对 Y 求偏导,要素的边际产出及其全要素生产效率分别为: $MPk = A\alpha K^{\alpha-1} L^\beta = \alpha Y/K$, $MPL = \beta AK^\alpha L^{\beta-1} = \beta Y/L$, $\ln TFP = \ln A - \ln Y - \alpha \ln K - \beta \ln L$ 。接着,使用 L-P 半参数估计得到 α 和 β (Levinsohn et al, 2003)^[32],并计算要素的边际产出(MPk 、 MPL)。再借鉴盛仕斌和徐海(1999)的方法计算资本价格(利率) r ^[33],劳动力价格 w 为应付工资总额除以全部职工数,进而可以计算得到:资本价格扭曲程度 $distK = MPk/r$,劳动价格扭曲程度 $distL = MPL/w$,总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 $dist = distK^{\alpha/(\alpha+\beta)} \times$

$distL^{\beta/(\alpha+\beta)}$ 。最后,对各价格扭曲程度取自然对数得到相应的价格扭曲变量。

借鉴张杰等(2011)、施炳展和冼国明(2012)、蒲艳萍和顾冉(2019)以及王文波和周京奎(2021)的研究^{[10-12][23]},本文选取如下7个控制变量(X_{it}):(1)“融资约束”,采用“企业应收账款与企业销售收入之比的自然对数”来衡量;(2)“企业年龄”,采用“企业开业年份与当年年份之差的绝对值”来衡量;(3)“平均工资”,采用“企业工资总额与企业职工数的比值”来衡量。(4)“企业规模”,采用“企业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来衡量;(5)“资本密集度”,采用“固定资产年末净值与平均员工数之比的自然对数”来衡量;(6)“专业化分工”,采用“企业中间投入与增加值之比的自然对数”来衡量;(7)“行业集中度”,采用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来衡量。

2. 传导机制、调节效应与异质性的检验方法

为检验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企业出口竞争力的传导路径,构建计量模型如式(10)所示:

$$Z_{it} = \alpha_0 + \alpha_1 V_{it} + \alpha_2 X_{it} + u_{it} \quad (10)$$

其中, Z_{it} 为传导变量。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选择如下两个传导变量:一是“市场退出”,为出口企业是否中途退出市场的哑变量,退出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二是“创新产出”,为出口企业是否技术创新的哑变量,新产品产值大于0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二值变量,对该模型进行Logit回归分析。

为验证内需增长的调节效应,构建计量模型如式(11)所示:

$$ECI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HMS_{it} + \alpha_2 V_{it} + \alpha_3 V_{it} \times \ln HMS_{it} + \alpha_4 X_{it} + \varphi_i + \varphi_c + \varphi_t + \varepsilon_{it} \quad (11)$$

其中, $\ln HMS$ 为调节变量“内需增长”,借鉴冯伟等(2014)的方法^[34],采用“行业总产值减去出口交货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

为验证要素价格扭曲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不同地区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行分组检验。一是按企业的产权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私营企业”3个子样本;二是根据企业所在区域,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北”“西南”“东北”7个子样本。

3.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中国工业企业为研究样本,数据来自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同时,借鉴聂辉华等(2012)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基本处理^[35],并将出口交货值缺失或为0的企业剔除。此外,在稳健性分析中,2007—2020年的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和万德数据库。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 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出口竞争力	432 750	2.231	5.239	0.110	8.030
	要素价格扭曲	429 859	1.123	1.125	-10.190	8.901
核心解释变量	资本价格扭曲	430 244	1.965	1.426	-9.752	11.954
	劳动价格扭曲	432 350	3.596	0.967	-6.614	10.917
传导变量	市场退出	432 750	0.224	0.417	0	1
	创新产出	432 750	0.165	0.372	0	1
调节变量	内需增长	432 749	17.118	1.493	7.791	21.428

续表

	变 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融资约束	432 750	-0.720	0.328	-13.066	3.880
	企业年龄	432 750	12.630	11.437	1	53
	平均工资	432 750	0.152	0.105	0.0158	0.625
	企业规模	432 750	5.387	1.066	3.401	7.945
	行业集中度	432 750	0.200	0.003	0.015	1.710
	资本密度	432 750	3.330	0.290	-0.422	6.389
	专业化分工	432 750	1.089	0.791	-11.832	11.816

注:本表中“行业集中度”变量(HHI 指数)进行了乘以 100 处理。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基准模型分析

本研究中涉及的变量较多,各变量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满足回归分析的基本假设,也为在后续实证过程中避免多重共线性造成的影响,本文对所涉及的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主要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小于 60%,且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的 VIF 值均小于 5,表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可以进行回归分析。基准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2。其中,(1)列为 OLS 回归结果,(2)(3)(4)列为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2)(3)(4)列的 F 检验值均大于 50,且 Hausma 检验的 p 值拒绝原假设,因此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显示,“要素价格扭曲”“资本价格扭曲”“劳动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资本价格扭曲程度、劳动价格扭曲程度以及总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提高均不利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

表 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 量	(1)	(2)	(3)	(4)
	OLS	FE	FE	FE
资本价格扭曲		-0.032 3***(-4.43)		
劳动价格扭曲			-0.165 1***(-11.88)	
要素价格扭曲	-0.112 7***(-9.50)			-0.062 6***(-6.45)
资本密集度	0.002 0*** (21.49)	0.000 3(1.62)	0.000 7*** (3.47)	0.000 3(1.50)
融资约束	-0.178 0***(-7.14)	-0.006 8(-0.24)	-0.025 8(-1.03)	-0.008 2(-0.30)
企业年龄	-0.018 5***(-25.94)	-0.066 4***(-4.20)	-0.070 1***(-4.44)	-0.067 4***(-4.26)
工资水平	-0.714 0***(-8.53)	-0.300 0***(-2.87)	-0.715 0***(-6.85)	-0.336 0***(-3.28)
企业规模	-0.001 0***(-15.27)	-0.000 1*(-1.80)	-0.000 1(-1.44)	-0.000 1*(-1.69)
专业化分工	0.055 7*** (5.07)	0.007 0(1.14)	0.007 0(1.35)	0.000 3(1.21)
行业集中度	104.8*** (36.81)	181.3*** (9.69)	181.6*** (9.77)	181.5*** (9.69)
常数项	2.814 0*** (0.02)	4.567 0*** (19.05)	4.460 0*** (18.77)	4.585 0*** (0.23)
固定效应(年份/行业/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429 859	429 859	430 244	432 350
R ²	0.121	0.143	0.142	0.146

注:***、**、*分别表示 p<0.01, p<0.05 和 p<0.1,括号内数值为 t 值,下表同。

从控制变量来看:(1)“企业年龄”“企业规模”“平均工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企业年龄长、规模大,商业模式较为固定,改革创新意愿也较弱,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高则不利于降低成本。(2)“融资约束”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较高的融资约束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3)“资本密集度”“专业化分工”的回归系数为正,表明资本投入的增加和分工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会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4)“行业集中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适度的市场集中可以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总体来看,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与理论预期基本相符,也与施炳展和冼国明(2012)的研究结论大体一致^[12],表明本文的模型估计结果较为可信。

2. 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处理。参考张杰等(2011)的做法^[10],运用工具变量法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该方法的优势在于没有增加或减少模型变量的个数,同时能满足残差项与被解释变量无关且与内生变量相关的要求。采用“(要素价格扭曲-要素价格扭曲的均值)的三次方”作为“要素价格扭曲”的工具变量(IV),运用IV广义矩进行模型估计,回归结果见表3的(1)列。“要素价格扭”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与基准模型估计结果一致,表明本文“要素价格扭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具有抑制效应”的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2)核心解释变量缩尾处理。分别对“要素价格扭曲”变量进行1%和5%的缩尾处理,回归分析结果见表3的(2)(3)列,“要素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基准模型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3)改变核心解释变量测度方法。一是将“要素价格扭曲”测度过程中对生产函数的要素产出弹性估计方法由L-P估计更换为OLS估计,得到新的“要素价格扭曲”变量,重新进行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3的(4)列,“要素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二是将C-D生产函数转变为超越对数生产函数^①,并采用OLS估计方法得到新的“要素价格扭曲”变量,重新进行模型回归,估计结果见表3的(5)列,“要素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上述结果再次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4)使用上市公司数据。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部分变量只有1998—2007年数据,本文基准模型分析采用的数据较为陈旧。对此,进一步采用国泰安数据库和万德数据库中2007—2020年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稳健性分析,回归结果见表3的(6)列,“要素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步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 量	(1)	(2)	(3)	(4)	(5)	(6)
	IV-GMM	1%	5%	OLS-弹性	超越对数	2007—2020年
要素价格扭曲	-0.066 2*** (-7.62)	-0.064 7*** (-6.53)	-0.065 2*** (-6.08)	-0.041 4** (-2.09)	-0.049 7*** (-10.05)	-0.001 0* (-1.89)

① 设定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为: $\ln Y_{it} = \beta_0 + \beta_K \ln K_{it} + \beta_L \ln L_{it} + \frac{1}{2\beta_{KK}(\ln K_{it})^2} + \frac{1}{2\beta_{LL}(\ln L_{it})^2} + \beta_{LK} \ln L_{it} \times \ln K_{it} + \mu_{it}$;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出分别为: $MPL_{it} = \partial Y_{it} / \partial L_{it} = (Y_{it} / L_{it}) \times (\beta_L + \beta_{LL} \ln L_{it} + \beta_{LK} \ln K_{it})$, $MPK_{it} = (Y_{it} / K_{it}) \times (\beta_K + \beta_{KK} \ln K_{it} + \beta_{LK} \ln L_{it})$;则有: $distK = MPK / r$, $distL = MPL / w$, $dist = distK \times distL$ 。

续表

变 量	(1)	(2)	(3)	(4)	(5)	(6)
	IV-GMM	1%	5%	OLS-弹性	超越对数	2007—2020 年
资本密集度	0.001 8*** (15.72)	0.000 3 (1.54)	0.000 2 (1.28)	0.000 5** (2.52)	0.000 5** (2.36)	0.000 1*** (-4.17)
融资约束	-0.234 0*** (-7.81)	-0.009 8 (-0.36)	-0.010 8 (-0.37)	0.005 4 (0.17)	0.000 4 (0.01)	0.000 7 (1.49)
企业年龄	-0.019 0*** (-25.99)	-0.066 0*** (-4.18)	-0.065 4*** (-4.09)	-0.065 4*** (-4.10)	-0.066 6*** (-4.19)	-0.012 2*** (-3.33)
工资水平	-0.534 0*** (-5.32)	-0.344 4*** (-3.35)	-0.337 2*** (-3.25)	-0.418 4*** (-3.85)	-0.410 7*** (-4.01)	-0.000 5 (1.38)
企业规模	-0.066 2*** (-11.40)	-0.064 7* (-1.68)	-0.064 2 (-1.50)	-0.243 4* (-1.90)	-0.027 1 (-1.51)	-0.000 7*** (5.96)
专业化分工	0.085 8*** (-4.99)	0.625 0*** (4.44)	0.625 3*** (4.40)	0.583 6*** (4.10)	0.642 5*** (4.53)	0.003 5 (0.95)
行业集中度	123.99*** (19.61)	181.84*** (9.69)	183.56*** (9.66)	181.18*** (9.66)	181.48*** (9.63)	0.002 1* (-1.74)
常数项	3.591 0*** (65.94)	4.594 0*** (19.08)	4.596 0*** (18.81)	4.480 0*** (18.77)	4.544 0*** (18.76)	0.137 0*** (-40.96)
固定效应(年份/行业/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429 859	429 001	424 701	428 863	416 962	31 787
R ²	0.251	0.151	0.152	0.137	0.141	0.267

3. 传导机制检验

根据表4的回归结果:“要素价格扭曲”“资本价格扭曲”“劳动价格扭曲”对“市场退出”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出口企业退出市场的概率;“要素价格扭曲”“资本价格扭曲”“劳动价格扭曲”对“创新产出”的估计系数也都显著为负,表明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概率。进一步结合表2的估计结果,可以认为资本价格扭曲程度、劳动价格扭曲程度以及总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提高都会通过阻碍低效率企业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等路径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产生不利影响。至此,研究假说H1和H2得到验证。

表4 传导机制检验结果(Logit回归)

变量	(1)	(2)	(3)	(4)	(5)	(6)
	市场退出	创新产出	市场退出	创新产出	市场退出	创新产出
要素价格扭曲	-0.038 2*** (-10.83)	-0.009 5** (-2.36)				
资本价格扭曲			-0.010 2*** (-3.47)	-0.061 7*** (-18.12)		

续表

变量	(1) 市场退出	(2) 创新产出	(3) 市场退出	(4) 创新产出	(5) 市场退出	(6) 创新产出
劳动价格扭曲					-0.005 1*	-0.269 4***
					(-1.69)	(-4.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0.727 1***	-2.539 1***	-0.754 0***	-2.429 1***	-2.423 5***	-2.348 7***
	(-55.51)	(-181.59)	(-55.10)	(-166.38)	(141.14)	(-186.47)
样本数	429 859	429 859	430 244	430 244	432 350	432 350
R ²	0.121	0.134	0.118	0.151	0.187	0.191

4. 调节效应检验

表5的回归结果显示:“内需增长”对“出口竞争力”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国内消费规模的扩大会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内需增长×要素价格扭曲”“内需增长×资本价格扭曲”“内需增长×资本价格扭曲”对“出口竞争力”的估计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表明内需扩大可以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至此,研究假说 H3 得到验证。

表5 内需增长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 量	(1)	(2)	(3)
内需增长	0.657*** (24.88)	0.662*** (24.13)	0.601*** (24.72)
要素价格扭曲	-0.224** (-2.47)		
内需增长×要素价格扭曲	0.010 1** (2.34)		
资本价格扭曲		-0.117* (-1.74)	
内需增长×资本价格扭曲		0.005 2* (1.84)	
劳动价格扭曲			-0.494*** (-3.82)
内需增长×资本价格扭曲			0.021 0*** (2.63)
常数项	-7.269*** (28.24)	-7.288*** (-13.15)	-5.786*** (-13.4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年份/行业/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429 858	430 243	432 349
R ²	0.165	0.162	0.171

5. 异质性分析

根据表6和表7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1)无论是对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要素价格扭曲程度的提高都会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2)总的要素价格扭曲和资本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负向影响在外资企业中最强(显著性最高,绝对值也最大),国有企业次之,在私营企业中较弱。(3)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负向影响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较强、在国有企业中较弱。上述分析结果与前文的理论预期基本相符。

表 6 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要素价格扭曲)

变 量	(1)	(2)	(3)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私营企业
要素价格扭曲	-0.063 1**(-2.03)	-0.076 7***(-3.08)	-0.037 8*(-1.85)
常数项	2.454 0**(2.08)	6.117 0*** (9.59)	3.611 0*** (4.4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年份/行业/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1 696	47 833	104 811
R ²	0.147	0.151	0.172

表 7 企业异质性分析结果(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

变 量	(1)	(2)	(3)	(4)	(5)	(6)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	外资企业	私营企业	私营企业
资本价格扭曲	-0.051 3* (-1.83)		-0.059 9** (-2.57)		-0.014 9* (-1.73)	
劳动价格扭曲		-0.073 4** (-2.28)		-0.102 0*** (-3.84)		-0.109 0*** (-4.68)
常数项	4.997 0** (2.11)	3.854 0** (1.99)	2.454 0*** (9.64)	6.117 0*** (9.39)	3.611 0*** (4.47)	4.610 0*** (4.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年份/行业/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1 719	21 721	47 875	47 833	104 852	105 356
R ²	0.138	0.136	0.171	0.172	0.149	0.145

从表 8 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出:“要素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在西北和西南地区为负但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少),在其他地区均显著为负;其中,东北地区的要素价格扭曲程度提高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负向影响最大,而经济区位相仿的华东与华南、华中与华北的影响程度相近。表 9 中针对华东、华中和东北 3 个典型地区的分析结果显示:资本价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均会对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产生负向影响,无论是“资本价格扭曲”还是“劳动价格扭曲”的回归系数均是呈现东北>华中>华东的顺序(表 8 中“要素价格扭曲”的估计系数也是如此),说明经济越开放、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抑制效应越弱。至此研究假说 H4 得到验证,并与理论预期基本相符。

此外,从表 2、表 5、表 7、表 9 的估计结果来看,在相应的估计中“劳动价格扭曲”对“出口竞争力”的估计系数均显著大于“资本价格扭曲”,表明劳动价格扭曲比资本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更大。

表 8 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要素价格扭曲)

变 量	(1)	(2)	(3)	(4)	(5)	(6)	(7)
	华东	华南	华中	华北	西北	西南	东北
要素价格扭曲	-0.044 9*** (-3.97)	-0.047 4** (-2.11)	-0.103 0*** (-3.28)	-0.114 7*** (-3.97)	-0.125 5 (-1.06)	-0.091 3 (-1.26)	-0.209 2*** (-3.74)

续表

变 量	(1)	(2)	(3)	(4)	(5)	(6)	(7)
	华东	华南	华中	华北	西北	西南	东北
常数项	3.649*** (11.89)	6.126*** (9.91)	6.596*** (7.09)	5.374*** (5.36)	10.32** (2.46)	4.741*** (4.02)	4.984** (2.2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年份/行业/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46 703	101 496	26 148	27 228	3 187	8 863	16 234
R ²	0.149	0.146	0.121	0.119	0.097	0.101	0.107

表9 地区异质性分析结果(资本和劳动价格扭曲)

变 量	(1)	(2)	(3)	(4)	(5)	(6)
	华东	华东	华中	华中	东北	东北
资本价格扭曲	-0.021 0** (2.22)		-0.067 4*** (-6.20)		-0.154 0*** (-4.22)	
劳动价格扭曲		-0.1170*** (-3.16)		-0.178 0*** (-2.76)		-0.287 0*** (-3.08)
常数项	3.649*** (2.81)	6.126*** (4.66)	6.596*** (5.26)	5.374*** (6.40)	4.741*** (6.58)	4.984** (2.4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固定效应(年份/行业/企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246 804	247 275	26 173	26 523	16 252	16 323
R ²	0.151	0.142	0.118	0.118	0.107	0.109

注:由于篇幅限制,本表只列出了表8中具有代表性的华东、华中和东北地区。

五、研究结论和启示

目前,中国制造业大部分仍处在国际分工中的中低端,大而不强等问题仍然突出。在新发展阶段,建设贸易强国不能仅仅依靠自然资源优势和廉价劳动力,必须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出口竞争力,才能不断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背景下,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不仅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而且越来越受到国内市场的影响。在要素价格合理的情形下,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下得到有效配置,有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而当要素价格扭曲时,资源错配会阻碍低效率企业的市场退出,并抑制企业技术创新,从而不利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国内需求的增长则可以通过本地市场效应、需求引致创新效应、经济集聚效应等,在促进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面影响。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扭曲税”的理论框架,分析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揭示了要素价格扭曲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内在原因与微观作用机制:一方面,要素价格扭曲对资源再配置的阻碍使得大量低效率企业不能进行市场出清,削弱了企业间更替竞争的效率提升效应;另一方面,要素价格扭曲会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不利于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来提升出口竞争力。利用中国1999—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以及2007—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发现:要素价格扭曲(包括资本价

格扭曲和劳动价格扭曲)程度的提高会显著抑制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并且存在阻碍低效率企业市场退出和抑制企业技术创新两条传导渠道;内需增长有利于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并在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企业出口竞争力中发挥调节作用,能够显著弱化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效应;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总体上表现为资本价格扭曲对受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相比私营企业),而劳动价格扭曲对劳动报酬占比相对较低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更为显著(相比国有企业),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抑制效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更为显著;此外,劳动价格扭曲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负向影响比资本价格扭曲更大。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得到如下启示:第一,要素价格扭曲会阻碍企业间更替竞争效应的发挥,削弱跨企业资源再配置的效率提升效应,损害市场机制的资源再配置功能,并阻碍企业的技术创新,这将导致出口企业的发展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因此,应当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尤其要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增强要素市场化配置功能,以合理有效的市场价格信号促进要素有序高效流动,进而充分发挥更替竞争对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的推动作用。第二,应充分发挥国内市场优化对企业出口的积极作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有效激励居民消费增长,以本土市场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带动企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并降低和消除要素价格扭曲的负面影响,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第三,要营造公平竞争的资本市场环境和金融制度体系,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本流动和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切实缓解各类微观经济主体(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融资约束。第四,在有序推进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同时,要持续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有效降低劳动价格扭曲程度,进而促进共同富裕并推动出口高质量发展。第五,各地应持续深化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要加快改革步伐,辩证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通过高效的市场机制降低要素价格扭曲程度,优化要素资源配置,进而以企业的效率增进和技术创新持续提升出口竞争力,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构建。

本文拓展和深化了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以及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从内需增长的角度为深入认识要素价格扭曲与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但由数据来源的限制,本文未能使用近期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同时,对企业出口竞争力的指标构建比较简单,对传导变量的测度也比较粗糙,对于传导机制的检验还有待改进。今后的研究可进一步改进分析方法,通过开发新的数据资源和构建更适合的变量指标对相应的传导机制及异质性进行更为的深入剖析。

参考文献:

- [1] 罗德明,李晔,史晋川.要素市场扭曲、资源错置与生产率[J].经济研究,2012,47(3):4-14+39.
- [2] 钱学锋,毛海涛,徐小聪.中国贸易利益评估的新框架——基于双重偏向型政策引致的资源误置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16(12):83-108+206.
- [3] 宋大强,皮建才.要素价格扭曲的经济效应:一个文献综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0(3):171-181.
- [4] 王磊,朱帆.要素市场扭曲、生产率与企业进入退出[J].浙江社会科学,2018(10):55-64+156-157.
- [5] 李俊青,苗二森.资源错配、企业进入退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产业经济研究,2020(1):1-14+56.
- [6] 邹涛,李沙沙.要素价格扭曲阻碍了企业有效市场退出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证据[J].产业经济研究,2021(6):87-100.
- [7] JONES C I. Misallocation, economic growth, and input-output economics[R]. NBER Working Paper, 2011.
- [8] 周京奎,宋健.要素价格扭曲影响企业研发选择吗?[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1,42(3):69-77.
- [9] 戴魁早,刘友金.要素价格扭曲如何影响创新绩效[J].世界经济,2016,39(11):54-79.
- [10] 张杰,周晓艳,李勇.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D?[J].经济研究,2011,46(08):78-91.
- [11] 王文波,周京奎.资本要素价格扭曲与创新产出——基于微观数据的理论与经验分析[J].软科学,2021,35(1):25-31.

- [12] 施炳展,冼国明. 要素价格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J]. 中国工业经济,2012(2):47-56.
- [13] 祝树金,赵玉龙. 资源错配与企业的出口行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J]. 金融研究,2017(11):49-64.
- [14] CLERIDES S, LACH S, TYBOUT J R. Is learning by exporting important? Micro-dynamic evidence from Colombia, Mexico and Morocco[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8, 113(3):903-947.
- [15] MELITZ M.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 71(6):1695-1725.
- [16] 刘竹青,佟家栋. 要素市场扭曲、异质性因素与中国企业的出口—生产率关系[J]. 世界经济,2017,40(12):76-97.
- [17] 蒋含明,袁红林,罗春香. 要素价格扭曲对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机制研究[J]. 当代财经,2021(10):117-126.
- [18] MELITZ M J, OTTAVIANO G.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8, 75(1):295-316.
- [19] 张杰,周晓艳,郑文平,等. 要素市场扭曲是否激发了中国企业出口[J]. 世界经济,2011,34(8):134-160.
- [20] 毛其淋.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工业企业生产率——基于贸易自由化视角的分析[J]. 金融研究,2013(2):156-169.
- [21] 李永,王砚萍,孟祥月. 要素市场扭曲是否抑制了国际技术溢出[J]. 金融研究,2013(11):140-153.
- [22] 陈经纬,姜能鹏. 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异质性与持续性[J]. 经济学动态,2020(12):106-124.
- [23] 蒲艳萍,顾冉. 劳动力工资扭曲如何影响企业创新[J]. 中国工业经济,2019(7):137-154.
- [24] 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0, 70(5):950-959.
- [25] ROMER, PAUL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5):1002-1037.
- [26]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22(1):3-42.
- [27] 宣烨. 本地市场规模、交易成本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J]. 财贸经济,2013(8):117-128.
- [28] 李宏,董梓梅. 市场规模优势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J]. 商业研究,2022(4):21-28.
- [29] 文东伟,冼国明,马静. FDI、产业结构变迁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J]. 管理世界,2009(4):96-107.
- [30] 赵奇伟,杨秋,严兵. 市场分割、市场规模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对本土市场效应的再考察[J]. 国际经济合作,2016(4):67-73.
- [31] HSIEH C, KLEINOW P.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9, 124(4):1403-1448.
- [32] LEVINSOHN J, PETRIN A.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3, 70(2):317-341.
- [33] 盛仕斌,徐海. 要素价格扭曲的就业效应研究[J]. 经济研究,1999(5):68-74.
- [34] 冯伟,徐康宁,邵军. 基于本土市场规模的产业创新机制及实证研究[J]. 中国软科学,2014(1):55-67.
- [35] 聂辉华,江艇,杨汝岱.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J]. 世界经济,2012,35(5):142-158.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Domestic Demand Growth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Enhancement of Enterprises

AN Gang, ZHANG Ka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The export of enterprises not only depend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but also is affected by the domestic market environment. The resource mismatch caused by the distortion of factor prices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xport enterprises, and then undermine their export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less likely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on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their transmission mechanisms. In particular, empirical analysis is lack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 price distortion and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cluding “distortion tax”. It is argued that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will hinder resource reallocation among enterprises, weaken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 effect of replacement competition, prevent a large number of inefficient enterprises from clearing the market, and also inhibi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ehavior of enterprises, which will not help enterprises to improv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Meanwhile, the local market effect, demand-induced innovation effect and economic agglomeration effect generated by domestic demand growth not only promote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but also weak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factor price distortion on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of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 from 1999 to 2007 and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20, it is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including capital price distortions and labor price distortions) of enterprises and their export competitiveness are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Meanwhile, the degree of factor price distortion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market exit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indicating that factor price distortion will significantly inhibit the improvement of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there is a transmission path to hinder the market exit of inefficient enterprises and inhibit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the growth of domestic deman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can significantly weaken the inhibiting effect of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on the improvement of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the negative impact of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on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is characterized by firm heterogeneity and regional heterogeneity, which shows that the capital price distor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low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compared with private enterprises). The labor price distortion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foreign-funded enterprises with a lower share of labor compensation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terprises in less market-oriented regions; in addition, labor price distortion has a greater nega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than capital price distortion.

Compared with previous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pands and deepens the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and provides new ideas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or price distortions and the export competitiveness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demand growth. It also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inhibiting effect of factor price distortion on enterprise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and its micro-mechanism.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all regions should continue to deepen market-oriented reforms in various fields,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rge national unified market,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financing constraints of various micro-economic entities (especially private enterprises), and continuously increase the share of labor compensation in the initial distribution.

Key words: export competitiveness;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capital price distortion; labor price distortion; market exit;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CLC number: F123.9; F746.1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22)05-0083-16

(编辑:刘仁芳)